

#### □艾科

家中养的几盆花草和一缸金鱼因为 素日疏于管理,全都纷纷命丧黄泉。在一 个寡淡庸常的周末,我将那些枯败的花草 连根拔掉、将鱼缸腾空洗净之后,便揣着 塑料袋子趁着黑夜跑到郊外"搬"来一些 泥土,并将泥土倒进那些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的花盆里,然后依次种上大蒜、香菜、 菠菜和小茴香等菜蔬,这样我在阳台上营 造的"一亩三分田"就大功告成了。我发 誓一定要善待那些种子,看着偌大的阳台

上一字排开的盆钵瓶罐,一幅即将到来的 丰收景象赫然映入脑海。

阳台上有了十余盆"菜地",我也开始 忙碌起来,每天下班之后,都要检查一遍 花盆和鱼缸里的泥土是否干裂,每天都在 等着我的蔬菜生根发芽。我学着乡下父 亲种地的样子去打理那些蔬菜种子,并把 每一个花盆都当成风水宝地进行精耕细 作。阳台面积很大,视线也较为开阔,我 几乎每天都要花费半个小时,与我在城市 里的"一亩三分田"相伴。面对"搬运"来 的泥土和自己种下的蔬菜种子,内心的期

### ■ 岁月悠悠

# 阳台上的"一亩三分田"

待和欣喜无以言表。我特别喜欢在悠闲 的周末,给花盆松松土、施施肥、浇浇水、 说说话,鼓励种子早日生根发芽;也喜欢 坐在阳台上的书桌边看书、写字、喝茶。 听广播,抑或回忆儿时与父辈在田间劳 作的温情往事。我对待我的"微型田 园",就像父亲对待他的广袤土地一样热 忱赤诚。有了阳台上的这些"牵挂",每 天下班身心俱疲地回到家,我用半个小 时打理"庄稼",心情就会轻松愉悦很多, 萦绕在心头的愁云,皆被泥土下的种子 消化了。

周末上午,我端着一盆洗菜水准备给 "庄稼"浇水,竟惊奇地发现大蒜、香菜和 小茴香业已露出嫩芽。我放下水盆轻蹲 下来,细数了那些嫩芽的数量,然后小心 翼翼地将水轻轻浇灌进去。时间与精力 总算没有白费,我种的"庄稼"发芽啦!那 十余个星星点点的菜芽,几乎让我确信自 己就是种植蔬菜的行家!

为了防止长出的幼芽中途夭折,我每

隔几天就会与乡下的父亲通视频电话,请 教下一步该如何打理这些"庄稼"。习惯 了大面积种植农作物的父亲,非但没有对 我那可怜的巴掌大的"一亩三分田"嗤之 以鼻,反而非常有耐心地向我传道授业解 惑,并将一切种植技巧倾囊相授。我像养 育孩子一般养育着那些微不足道的蔬菜 幼芽,我期盼它们早日长大,以便在繁碌 之余,与我进行恬淡安适的心灵对话。自 打经营"菜园"以来,我的心情愈发平静, 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什么问 题是时间解决不了的。

原来,种菜,也可减压驱愁。

一段时间过后,蒜苗已经长出十多厘 米高,由于花盆的体积小,里面装的泥土 有限,空间与养分的匮乏,致使蒜苗无法 像长在乡村土地里那样结成鸡蛋大小的 蒜头,我按照父亲的提议,用剪刀将蒜苗 齐根剪掉,然后拿到厨房准备摊蒜苗鸡蛋 煎饼。我将蒜苗洗净切碎放入饭盆,再倒 进面粉、香菜、鸡蛋液和葱姜盐等一应佐

料,加水搅拌成糊状后,就开始起火倒油 摊蒜苗鸡蛋煎饼,那味道简直令人垂涎欲

随着时间的缓缓推移,鱼缸里的菠菜 也渐渐长大了,油绿的菜叶覆盖了整个泥 土,偶尔拔几棵洗净放进锅里做鸡蛋菠菜 面,抑或凉拌菠菜花生仁,味道也堪称一 绝。

我深知,并非是这些简单的饭食味道 多么诱人,只是缘于有些食材是出于自己 的劳动成果而已。身居喧嚣繁碌的都市, 人是需要一片心灵栖息之地的。

每一个心灵得以抚慰的方式不一而 足,种菜是其中之一罢了。城市囿于空间 所限,种菜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我庆幸 自己找到了给生活减压的方式,每次,看 到自己经营的"一亩三分田",我的心情都 会恬淡安然。

生在凡尘俗世,有时需要给自己营造 一种心境,我在阳台上的"一亩三分田", 就是我暂避尘世喧嚣的宁谧港湾。

#### ■ 难舍亲情

## 母亲的针线筐

#### □ 寇俊杰

针线筐是母亲的陪嫁物。那是外公用藤 条编的,脸盆大小,里外都刷了深红色的油漆, 看起来端重大方。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 亲端出她的针线筐,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 服,或者是绣鞋垫儿,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

母亲的针线筐里满满的都是她的宝贝, 有五颜六色的丝线、碎布块,剪刀,顶针,针 锥,钳子,旧挂历剪成的鞋样,还有几个没纳 完的鞋底、鞋垫儿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 个用红色的硬塑料做成的知了形的东西,有 头有身子,顶端还装饰了两个小黑珠作眼睛, 看起来像极了。我忍不住拿出来就要玩儿。 母亲赶紧抢过去,慢慢地把"知了"的头和身 子拔开,里面是一团乌黑的头发,头发里插着 许多亮晶晶的针。母亲指着这些针说:"又粗 又长的针是纳鞋底用的,又细又短的针是绣 鞋垫儿用的,还有缝补衣服的,各有各的用 途。你可别乱拿,小心扎伤你的小手!"

针线筐不但是母亲的宝贝,更是全家人 的宝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街上没有服 装店,我们家人口多,衣服、鞋子都要靠母亲 一针一线地做成。全家老小,棉衣短袖,单鞋 棉靴,那工作量可想而知。

几十年的时光,母亲白天要下地劳动,在 家要洗衣做饭、喂猪喂鸡,无论白天黑夜,只 要一有空,就会端出针线筐开始干活儿。夏

天蚊蝇叮咬,冬天滴水成冰,长夜漫漫,母亲 守在昏黄的油灯旁,用针锥吃力地扎透厚厚 的鞋底,再把带有长长棉线的针穿过去,有时 还要用顶针顶一下,针露头了,再用钳子把针 拽出来,然后"刺啦"一声,把线拉出来,最后 把线再缠到手指上,用力拉紧拉实,这才算完 成了一针。四周静寂,连树上的鸟儿都睡着 了,陪伴母亲的,只有她映在墙上的影子和我 们均匀地呼吸声。一个鞋底要多少针?全家 人的鞋底要多少针?还有无数件的单衣棉 袄。针脚没人计算,也无法计算,因为针脚有 多少,母爱就有多少!

后来,父亲不在了,我们也都工作了,就 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虽然住在城里,但我们 每年都要回来几次。每次一进家门,母亲就 在我们的搀扶下直奔正房,打开柜子,把针 线筐抱到屋外。此时的针线筐历经岁月的 沧桑,早已破烂不堪。母亲小心翼翼地端着 它,生怕一不小心针线筐就会散架,就像我 们小心翼翼地扶着母亲不敢松手一样。我 们暗地里叹一口气——唉,母亲和她的针线 筐都老了!

阳光下,我看到了母亲眼眶里晶莹的泪 珠,她像抱小时候的儿女一样,把差不多跟了 她一辈子的针线筐抱在胸前,轻轻地吹去上 面薄薄的灰尘,看一会儿,再用手翻翻里面的 东西,那专注的神情,像是和久别的亲人交 谈,更像是一种朝圣:

#### □ 李志宏

曾在《读者》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一位功成名就的人,问自己的父母最想 要什么礼物,他可以满足他们。只见他 那老父亲害羞地对他说:"孩子,我和你 妈不求你什么,只是你妈常唠叨说你已 经好久没有亲她了,她说好怀念你小时 候亲她的感觉,我也是,那感觉真好,你 能不能再亲我们一次?"想不到,他的父 母最想要的礼物竟如此简单,然而那也 是他们盼望最久的礼物。大抵父母都舐 犊情深,不求子女轰轰烈烈,只想一家人 相亲相爱。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也没 有主动拥抱、亲吻自己的爸妈,也让爸妈 盼望了许久?

老人们并不奢求什么,他们渴望的 是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再次感受到被关爱 的温暖。我们能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金 钱、物质,最重要的是尊敬与关爱。试 问:钱,我们还得起,可是爸爸妈妈的心 血、关爱,你还得起吗?是的,父母生我 们,养育我们,他们的恩情我们是还不起

儿女永远是父母心头的宝,不管儿 女或富裕,或贫穷,或落魄,或悲苦,父母 永远关爱他们。马克思说:"还有什么比 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 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 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 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我们要 "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哪怕给妈 妈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作多大贡

使他们放心舒心,这样子比 给予他们什么都快乐! 常回 家看看,依偎在父母的身旁, 陪他们聊聊天,唠唠磕,捶捶 背,洗一次脚,给他们以心灵 的呵护。天冷了,问声安,父 母生日,说声祝福,这都会让 他们满足,敬老其实就这样 简单。我很欣赏毕淑敏所说 的,一处豪宅和一片砖瓦,一 桌山珍海味和一个野果一朵 小花,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 和一双洁净的旧鞋,在"孝"



#### ■ 围城内外

# 最想要的礼物

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我们的身边不乏关心尊敬老人的行 动。一个爱吃糖的小孩肯与乞丐爷爷分 享糖果;一个学生能背残疾母亲去求学; 一个年轻姑娘能带着年迈的阿婆去开店 赚钱……但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景 象:有的人对于公交车上迎面而来的老 爷爷、老奶奶都各自"坚守阵地",毫无让 座的意思;有的人在老人生前并不孝顺, 死后才大摆宴席,还在宴席上谈笑风生; 有的人外出抛下年迈的父母,把自己的 子女撒手给他们照顾;有的人一年才回 家看望父母几次,而且时间都很短暂,只 献,只求简简单单团团圆圆。"这便可以 顾忙于自己的应酬交际;有的人虽然把

父母的物质生活安排得很好却不孝顺, 常常忤逆他们……我很为这些人扼腕叹 息,他们丧失了尊老爱老的品德,试想有 一天当他们自己垂垂老矣,又如何面对 亲人、朋友? 当别人为他们礼让、扶携 时,他们又会作何感想?

尽孝,需要用行动来解码,不必造 作,无须掩饰。一万次的空想远比不上 一次实际行动,再大的谢意也比不上一 次实质性的帮忙。只要是出于真心,有 时甚至不需要语言,你一个真诚的微笑, 一张关心的字条,一个鞠躬,一束鲜花足 矣,那会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最好的礼



#### 全国统一刊号: CN62-0016 邮发代号: 53-9 季价: 48 元 全年定价: 192 元 月价: 16元

■心犀一瓣

## 不合脚的鞋

### □ 叶海霞

这世间,有一双属于我的鞋,虽然不合我的 脚,没穿过几次,但是一直珍藏在我的衣柜里,干 干净净的,完好无缺。

这双鞋是父亲买给我的。当父亲把这双鞋送 给我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父亲根本不会买东 西,自己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等都是母亲给买 的。当我接过鞋穿的时候,这鞋太小了,根本不合 脚,可是父亲在一旁却不以为然,我更是心生奇 怪。母亲见了也在一旁埋怨父亲逞能,自己的鞋 子都不会买,还给别人买,买了还不合脚,这不糟

父亲可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直管叫我穿上, 我试着穿在脚上,感觉到尺码明显不对,窄了,颜 色也明显不搭,走起路来一点不舒服,弄疼了脚, 还别扭,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是瘸子呢!

过了几天,在门前的香樟树下,父亲见我心情 很轻松的样子,和我聊了起来。父亲认真地对我 说:"那双鞋感觉怎么样?"

"别扭!"

"我知道。"父亲轻松地答道。 "知道?那为何还买?"我更加疑惑。

"霞呀,今天看你情绪不错,我想告诉你,人生 总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送给你这双新鞋,不 合脚,就是让你习惯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适应新 的生活,也许疼痛,甚至鲜血淋漓,但是等你脚上 磨出茧子来,就不会再疼痛了!"

当父亲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一切 疑惑顿消。我知道我做生意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对生活一度失去了信心,一直振作不起来,原来看 似漠不关心我的父亲心里比我更着急,希望我重 新拾起生活的希望,我也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父 亲买鞋的良苦用心和父爱的深沉。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多少物件随着时间的 河流付诸东流,唯有这双鞋从农村带到了我如今 生活的城市,一直藏在了我的心里,一如父爱一直 在我的心里默默温暖着我的心灵。